

守护红色根脉

卢俊英

建党百年 奋斗有我

那是我从事党史工作的第一年。一天,几位农民来到办公室,他们衣着简朴、笑容憨厚,自称是方山口村干部,领头的是徐云楼。徐云楼说,方山口是革命老区村,村里的徐公祠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三团诞生地,年久失修,特来寻求帮助。

我拿出地图册翻阅,发现方山口村地处永康、缙云、磐安交界,路远地偏,再一估算所需经费,简直是天文数字!意义是重要的,现实是残酷的,安慰的话语此刻显得很苍白。徐云楼一行人表示理解,客气地告辞了。我惭愧帮不上忙,只有尽力用笔宣传这个永康军旗升起的地方。徐云楼每次看到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就会打电话来表示感谢。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008年,方山口村吹响农房改造号角,在各方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徐公祠终于得以保护开发。工作很快进入正轨。在施工过程中的一次次下乡,我总能看到徐云楼在祠堂里忙前忙后,浑身是劲的样子。徐公祠迎来新生,继而拟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三团纪念馆,在历史资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我努力收集整理素材完成了馆内布置。徐云楼和我的梦想居然成真了。

2011年6月28日是开馆日,省、金华市各级领导和来宾济济一堂,加

上自发前来的村民,把徐公祠挤了个水泄不通。我是当天的讲解员,徐云楼被聘为纪念馆管理员,他几乎全年无休地在岗。有一年大年初三,市委书记突然造访方山口村,一眼看到村口的纪念馆已经开着门了。

徐云楼发自内心热爱着他的红色岗位。除了打扫卫生,他还仔细审读展板上的每一张图片、每一段文字,仔细聆听我带队到纪念馆时的每一次讲解,见缝插针抓住我请教历史背后的故事。他积极参加乡音宣讲团培训,学习结束又捧着听课笔记专门找我交流学习心得。

没过多久,老徐就勇敢地用他那并不流利的永康普通话向游客介绍起红三团历史。他打电话给我,羞涩地说:我也能讲党史了。我特意旁听了他的课,大吃了一惊:他讲的内容跟我给他的资料一字不差,还有的内容却是资料上没有但也正确的,显然他在课内课外都下了很多功夫。这是一个年近七旬、只有小学文化底子的老农民啊!

随着智能手机和微信的普及,老徐更洋气了,他尝试用手机拍照片、拍视频,记录重要来宾参观活动情况,并及时报给我。一开始,他的手机摄影技术可真不咋地,照片不是糊掉就是意义不明。老徐下苦功提高,请教子女、请教村里年轻人、请教素昧平生的游客,更少不了请我做他的指导老师。他的照片逐渐从模糊

到清晰,从不知所云到一图胜千言。

随着红三团纪念馆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我们为该馆安装了无线网络。这份礼物送到了徐云楼心坎上,他再也不用跑附近村民家蹭无线网络信号了。后来,我们又为纪念馆安装了整套音响设备,老徐用上无线话筒,他的永普通过扩音器响彻整个场馆。

天有不测风云。2018年下半年,徐云楼突发脑溢血,抢救20余天后终于转危为安,然而他认不得人也说不成话了。我握着他的手:阿楼,快好起来,纪念馆需要您!徐云楼突然红了眼眶,呜呜地哭了起来,无法表达的千言万语似乎霎时化作两行热泪。他忘记许多人、许多事,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岗位。

那一刻,我着实被打动了。或许,我此前的奋斗和努力仅仅是出于工作职责,但是徐云楼和老区人民却让我真实感受到了党史工作的意义和温度。

建党百年,党中央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省级党史教育基地方山口村迎来火爆的参观热潮,新一代管理员几乎连轴转,每天要接待大批团队。

永康是金华市仅有的三个革命老区县之一,这块红色原土,浸润过烈士鲜血、熏染过烽火硝烟。红色根脉,正需要更多像徐云楼那样有情怀的红色守望者,坚持不懈、薪火相传的守护。

母亲的眼泪

徐勤学

母亲现已84岁高龄,但她身体硬朗,思维清晰,言语清楚。每次回家探望,聆听母亲谈起过往,思想或多或少会受到洗礼,心灵总会受到触动,在深深感叹生活不易、世事维艰的同时,无形中教育了我。

在我心中,母亲是个坚强的人,很多次都是她带着我们咬着牙度过难关。母亲共养育了五个子女,在生产队时拔秧、割稻、晒谷、放牛,样样不居人后,还经常获得生产竞赛的奖品,如斗笠、锄头等农具。但由于子女较多,劳力又少,父亲又是个老实巴交生不出其他赚钱法子的农民,家里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加之生产队总是播种些新品种,致使亩产不高,每次分到的口粮往往青黄不接,年末更是捉襟见肘,因此时常得向邻居借粮食度日。

有一次,为了能顺利借到粮食,早在农历九月,母亲就跟一位邻居约好,年底要向她借稻谷50公斤,春收后归还。母亲还隔三差五地提醒邻居别忘记,邻居都满口应承。可没想到母亲挑着箩筐上门借谷时,那邻居却突然不肯借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大队在建造大会堂,再过几天木匠师傅就轮到我家供养。万般无奈之下,母亲硬着头皮跟她说明眼前的窘境,希望邻居高抬贵手暂借5公斤大米应急。邻居说:10斤大米借不了,借你5斤吧,木匠师傅供养完后尽早还给我。听了此言,母亲摇摇头,泪眼婆娑地挑着空箩筐回了家。

可生活还要继续,母亲想了想,擦干眼泪又到对面的西旗阿婶家,向她诉说了借米的过程和前因后果,并弱弱地说出了想向她借粮应急的想法。没想到,西旗阿婶赶忙对母亲

说:有有有,你去拿小方箩,我先称点给你!母亲满心欢喜,一路小跑回家拿来了小方箩。西旗阿婶把装好大米的小方箩对母亲说:这20斤大米你先拿去吃。母亲嗫嚅着说:借我10斤好了,等木工师傅供养结束后,我再用其它东西填补着吃。不要客气,你家子女多,又都年纪小,老是吃金刚刺根饼是要坏身体的,你拿去吃,以后需要的话再讲一声,明年春收你自己就有粮食了。听了西旗阿婶的一番言语,母亲的泪顿时夺眶而出。

按农村习俗,父母总要千方百计、节衣缩食,为孩子建新房。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家也不能免俗,母亲东拼西凑、换工代劳着手建新房。为了保证每个儿子能有一整间房,又向村里交了费用在新房地基棚头再买了一间。不料才打好地基,村干部却要求停止施工,原来是乡政府要求先交清300元的地基罚款才可以开工建房,且必须几日内交清。母亲心里又憋屈又无奈,就与己工作的大哥商量。大哥对母亲说:娘,300元钱你先想办法借来交掉,过三天我就有钱拿回来还的。母亲思忖:在外办厂的一位同村人昨天刚回来,他肯定带回来些钱,向他开口借钱周转几天,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于是,母亲满怀希望地来到同村人家里。听了母亲的来意,同村人老婆说:借你建房交罚款我家没有,借你几十元用于生活开支是有的,其余的钱过几天我要去买电视机。母亲说:生活上可花可不花,我就不花了。可是交乡政府的罚款既少不了,又有时间规定,我没办法呀!她边说边转身向另一

同村人家走去,其实那时母亲早已眼噙泪水,不能自己。真不巧,多余的钱昨天刚到信用社存了定期!另一同村人说。又一次遭到拒绝,母亲的心已如坠冰窖。

当万般无奈的母亲路过西旗阿婶家门口时,天生热心肠的西旗阿婶开口便问:又碰上啥烦心事,和我说说,看能不能帮上你?一听母亲的借钱遭遇,西旗阿婶赶忙说:你怎不先问我?西旗阿叔刚好这段时间没有外出贩卖木材,这300元钱你先拿去。就这样,关键时刻再次得到了西旗阿婶的援助!母亲又一次流下了感激的泪水。她千恩万谢接过钱,就到乡政府交了罚款。次日下午,大哥拿了钱回家,母亲就立马拿去还给了西旗阿婶。当时,西旗阿婶还略显意外,嗔怪母亲:这么着急还回来干什么,不是说好三天的?说起这段往事,母亲总是感慨万千:雪中送炭记一世,别人对我们的好是不能忘记的!

母亲经常对我说:人生很长也很短,难免会遇上不如意之事,但要相信自己、相信社会,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做人要与人为善,要讲话算数。别人有恩于我不能忘,要懂得感恩,别人有过于我不能气,要学会包容。你看西旗阿婶95岁高龄尚且身强体健,这就是她多年行善的福报啊!如今,我和你父亲不愁吃、不愁穿,你们也孝顺,真得感谢党的政策好。分田到户有温饱,大病统筹有医保,70岁以上老人每月生活补贴有着落。党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祖祖辈辈都不能忘本,要多多为建设小康社会出力啊!说着说着,母亲两眼又泛着晶莹的泪光。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

永康市作家协会

致根雕大师 黄宽宏

樵隐

舟山秀耸,诺亚方舟泊在村北。
长年弥漫的飘渺云雾,是史前的乘客。
村民惯用炊烟点燃家家户户的烽火,
通报山川草木、飞禽走兽是否平安。
小溪弯弯绕过迷宫般的老宅,
与一路拦截的众多拱桥碰个满怀。
我愿我的想象,一夜成为古老的遗存。
愿大师坐在门前,一天天聆听流水的斧凿,
把岁月雕琢成不败的传闻。
一截木头说着吃语,说着千年的文言,
并散发腐朽的清香。
我跟着大师随形赋意,点木成金。
遇上一个瘤疤,就是遇上一段奇缘。
杜甫的诗意很瘦,鲤鱼的理想丰满。
树上的龙门涌动凝固的鲸波,
姿意的天马跃上屋顶的天空。
我凝视一种恍惚的艺术,写意与逼真
都陷入情境,陷入一个村庄异样的眼神。
在群山与溪涧之间,
大师的孤独是幽兰的孤独,
众多的花苞,不因赏识而盛开。

荒野 (外一首)

胡翠南

一个人死去
他可能代表了一部分人死去
一处声音涌起
也好像是无数声音聚拢的一束声浪
我喜欢一个人
呆在阴暗的房间
那也许代表了很多
都在孤独中怀揣幽暗的心跳
我们各自使用自己的语言
这是对的
这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必须面对着
不同的荒野

雨水

这是一条返乡之路
雨水从远道而来
同许多落叶归根的人一样
返乡就是确认自己
为活着的人
指导死亡的意义
就是再相见时
缝合了人间漏洞
春风中浮出一张张
轮回的脸庞
值得信仰之名